



“艺如其人”及其当代意义

□ 张利国

艺术是现实世界和内心情感的写照。其表现形式有文学、书法、绘画、曲艺、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书画同源”“诗书一家”，说明艺术是相通的。中国历来有“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画如其人”“书如其人”“曲如其人”等说法，归纳起来就是“艺如其人”。这种“如其人”的说法在根本上说明文学、艺术无不与道德修养、心志性情紧密相关。探讨“艺如其人”的话题对我们做人与处世，欣赏与品评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的命题实质上是在谈文与人的关系，“文”包括言语、文章、诗歌等多个方面。从历史文献来看，苏轼最早提出了“文如其人”的概念，即“其文如其为人”。陆游认为道德品行的邪正可以通过文章得到体现：“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决矣，不可复隐矣。”

文与人的关系主要集中在言辞与道德修养、心志性情等方面。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修辞立其诚”，说明良好的道德修养是良好言辞的重要前提。西汉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他认为言与文都是内心的体现，通过言与文可以区别君子和小人。东汉王充将言与德的关系，扩展到文章的风格，认为道德与文采成正比，道德高者文采也高而鲜明。

“文如其人”命题对文艺品评的影响很大，诗歌、书画、曲艺品评将诗品、书品、画品、曲品和“人”紧密关联，形成“艺如其人”的系列命题。

“诗如其人”

诗歌是言辞的一部分。《尚书·舜典》说，“诗言志”，即诗可以表达人的心志。庄子说，“《诗》以道志”。诗歌不但能言其志，而且还可以通过诗歌知其人，知其人之心性。白居易说，“言者心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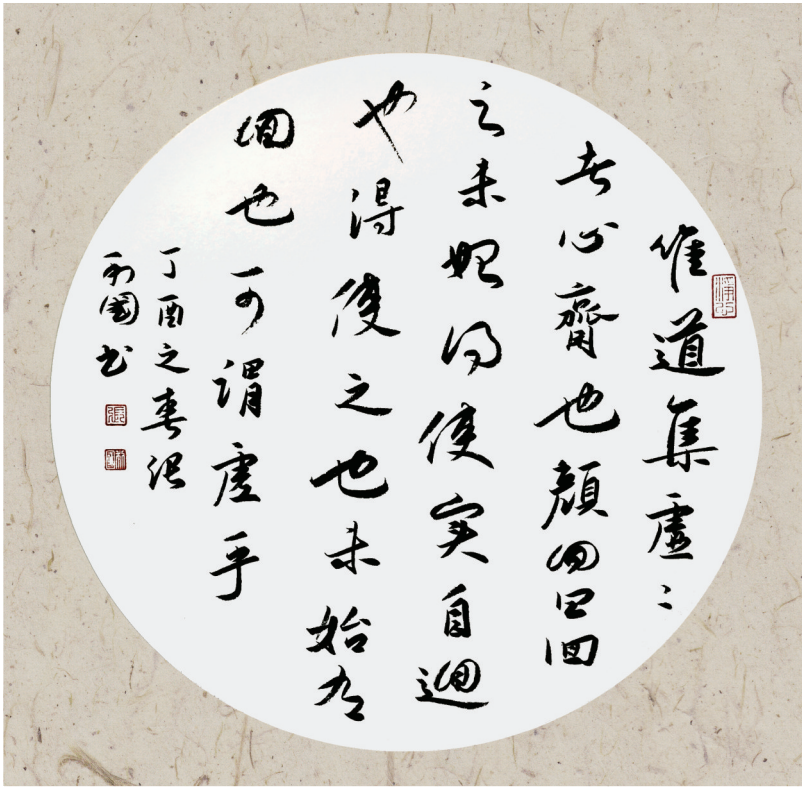
关于诗与人的关系，清初叶燮提出了“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的观点，他在“诗言志”的基础上，认为“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说明志高、志大、志远和诗品有很大的关系。叶燮还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即诗品与人品是统一的。有其人必有其言，有其言必有其品。

清代刘熙载提出了“志者，文之总持”“诗品出于人品”“读作者之赋可以知其人”。刘熙载明确将“志”定义成“为人”，即人品，并认为诗、文、赋、字中可以流露出“志”，可以看出作者的人品。刘熙载指出，“赋尚才不如尚品”，艺术水准不高，不是才能的问题，而是人品不行。

“书如其人”

历史上“书如其人”和“字如其人”的说法是一致的。观书知人，观人知书，书法与人紧密相关，书法中流露出人的思想内涵、生命质形与生命精神。“书如其人”概念的形成时间比较晚，但其内涵从汉代以来一直就存在。西汉扬雄的“书为心画”；唐代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北宋邵雍的字为“心印”；元代郝经的“书法即其心法”；明代项穆的“书法乃传心”等书学观点都属于“书如其人”内涵的重要

“艺如其人”的说法在根本上说明文学、艺术无不与道德修养、心志性情紧密相关。探讨“艺如其人”的话题对我们做人与处世，欣赏与品评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组成部分。

北宋欧阳修认为只有贤者之书才能传承久远，其他人的书法都被历史淘汰了，原因在于“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清初王澐提出了“作字如人”的观点，并将其内涵明确化。他说，“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气、脉，八者备而后可为人”。刘熙载完整地揭示了“书如其人”的内涵：“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如其人”由内到外表现出一个立体的人，筋骨血肉是外在的，心志、学养、神采、气息是内在的。没有心志、学养、神采、气息，筋骨血肉只是空架子。书法创作中，须兼顾技法与学养，做到“技道两进”，创作出“骨气洞达”“气韵生动”“书卷气”浓郁的作品，从而达到由艺臻道、以道统艺的境界！

“画如其人”

北宋郭若虚指出，人品高则气韵高，他把气韵作为画家人品在画作中的流露。作品之气韵是画家人格的流露，也是作者胸中之韵的流露。画家的人格修养与胸中之韵必须与时代相符合，胸中之韵和时代之韵产生共鸣，从而创作出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作品。明代李日华指出，“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并指出笔墨之法只是小技，如果人品不高，则达不到精致精微。

清代王昱认为品高者的绘画有“正大光明”之气，而品低者有“不正之气”。清代张庚指出，不但书法是“心画”，绘画也是“心画”。人品高低不在“画迹”，而在“心意”。清代松年指出，书画艺术首先应该注重人品，人品高，则人们不但重视其笔墨，而且敬仰其人。松年认为唐、宋、元、明以来善于书画的贤才，无不品学兼优。如果人品有问题，那么他身上的技艺将一文不值。

此外，关于“曲如其人”，晚明张琦指出，曲艺与人心息息相通。“心之精微，人不可知，灵窍隐深，忽忽欲动，名曰心曲。曲也者，达其心而为言

者也”。

“艺如其人”东方如此，西方也不例外。法国雕塑家罗丹认为从事艺术之前应该先做人。法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丹纳认为社会特征通过艺术家内心的表达，反映于作品上，艺术家通过独特的视角观察自然之妙、感悟人生真谛，从而将自己的思想融于作品中。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认为，当艺术家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时，作品就是他的标志。法国博物学家、作家布封提出了“风格即人”的观点。他认为艺术作品的风格是作者思想的反映，也是作者本人的特征与标志。他强调艺术作品要彰显出文化内涵，显现出本质和品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风格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体现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

在历史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大多数文艺品评者是赞同“艺如其人”观点的。大家认为，“艺如其人”是艺术的最高期望，也是客观追求。艺术须满足大众的审美，只有艺品与人品相统一的艺术，才有可能得到稳定的传承与发展，否则一定会遇到阻力，且备受争议。总之，艺品要想得到肯定的评价与稳定的传承，必须重视人格修养。

“艺如其人”在本质上反映出内在（人）与外在（艺术）的关系，其核心是养德与修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加强思想积累，提高艺术品位，强化道德修养，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文质兼美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文艺评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服装交响曲》，《中国青年报》时任副总编马役军对我说：“晶岩，你这本书出得真漂亮，能不能帮我出一本书？”

我灵机一动：对啊，小说界有一套布老虎丛书，在市场上非常火爆，我能不能联络一群报告文学作家策划出版一套报告文学丛书呢？

我把想法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领导和蔡雨龙编辑汇报了，他们兴奋地说：“晶岩，你的想法很好，我们社可以出版报告文学丛书，但前提是要在全国选择叫得响的作家，作品质量一定要保证。你先找几个获得过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作家试试。”

我一寻思，当时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是胡平、张胜友、马役军等人，我干事情的原则是一定要双赢，蔡编辑委托我来策划，我一定要确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这套报告文学丛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丰收。

于是，我把喜讯通知了胡平、张胜友和马役军三位老兄，让他们每人选择30万字的作品。那年头能够出版报告文学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连大名鼎鼎的张胜友都攥着一摞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无法成书。听了我的话他们自然很高兴。说干就干，我们马上分头整理书稿，很快就准备好了“炮弹”。

张胜友的书名是《穿越历史隧道的中国》，是一部电视报告文学集；胡平的书名是《你的秘密并不秘密》；马役军的书名是《看着天堂的黑眼睛》；我的书名是《女作家眼中的世界》。

每个人的书名编辑都觉得不错，可这套丛书究竟叫作什么名字好呢？张胜友献计献策：“叫新浪潮吧，咱们的作品代表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新浪潮。”

我投了反对票：“不好，法国新浪潮电影，报告文学丛书也叫这个名字，容易混淆。还是叫新大陆吧，寓意着我们这些报告文学作家特立独行，敢于创新，勇敢地走向新大陆。”

我的建议也不理想，马役军调侃道：“干脆叫作不倒翁，意思是咱们这些报告文学作家骨头硬，打不倒。”

大家用笑声否决了马役军的建议，我觉得几个名字都不满意，又不愿意将就，抓耳挠腮不得要领。

过了几天，胡平到北京出差，我们几个人便在北新桥一个朋友家聚会。胡平的艺术感觉很好，我急忙向他求教，并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原以为他也无计可施，没想到胡平听完了我的话，眨着眼睛想了三分钟，突然问我：“孙晶岩，你看叫作穿山甲丛书怎么样？”

我的眼前一亮，拍案叫绝：“胡平，太棒了，你起的这个名字真是说到我心里了。咱们报告文学要有穿透力，就是要讴歌光明，抨击黑暗。穿山甲有坚甲利爪，既有毫不留情同假丑恶作战的意思，又

有匍匐在祖国大地的意思。你真不愧为老大哥，脑袋瓜就是灵，怎么能想出这么好的主意？”

听了我的夸奖，胡平的脸上掠过得意的微笑。张胜友不屑地看着我：“孙晶岩，看把你高兴的，穿山甲有什么好啊，我看还是新浪潮好。”

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胜友，你不懂，胡平的穿山甲比你的新浪潮和我的新大陆高明多了，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不信咱们让马役军来评判。”

第二天，我给马役军打电话，我刚说出“穿山甲”三个字，马役军就在电话中喊了起来：“太棒了，穿山甲对应布老虎，有新意，就是它了！”

三比一，尽管张胜友不以为然，但我们以多胜少，丛书的名字就这样敲定了。下一步就是请谁写序言的问题，三位老大哥一致建议请张锬写序，张锬既是中国作协的领导，又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我急忙与张锬书记联系，他认真地说：“我一定要看到你们的作品才能写序。”

那是一个温馨的傍晚，几位作家先在我家集合，吃了我亲手烹任的饭菜，又带着各自的作品一齐来到了张锬书记家。张锬的夫人鲁景超热情地沏茶倒水，张锬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你一言我一语毫无顾忌地诉说着自己的想法，坦诚相见。张锬书记听了我们的话，翻阅了一下我们的作品，立刻爽快地答应了。

书稿很快就通过了三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张锬的序言了。一天早晨，我正要去上班，突然接到了张锬书记的电话，他激动地说：“孙晶岩，我的序写好了，我今天早晨起得很早，一气呵成。我在写你和马役军那段时流泪了，我念给你听啊！”

张锬书记是个性情中人，说着，他就大声地朗读了起来，我攥着听筒，心里涌出了很多感动。张锬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一把手，白天工作繁忙，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大清早爬起来为一群中青年作家写序，这里面包含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和殷切的期望啊！

那时候，张锬书记不会使用电脑，他的总序是用手写的，题目叫作《在祖国的大地植根，和改革的时代同步》，这篇文章很快就刊登在《光明日报》上。他认真真地评价了胡平、张胜友、马役军和我的创作特点，热情地给我们打气。

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这段文字：“这套反映社会热点问题的报告文学丛书，是由一批活跃在我国当今文坛上的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中、青年作家联袂创作出来的。这套丛书，从它在进行策划和编辑之日起，就已经引起一些文学界朋友们的注意。我想谈谈《穿山甲丛书》这个名字，我觉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同志们，用穿山甲为这套丛书命名，既是贴切的，又是

《穿山甲丛书》诞生记

□ 孙晶岩

很有深意的。穿山甲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它貌似丑陋，却坚甲利爪，一生掘土挖洞不止。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尤其要提倡这种穿山甲式的精神。不管社会上出现多少纷纭复杂的变化，我们的作家就是应该一如穿山甲那样坚韧不拔，始终紧贴着我们伟大祖国这块神圣的土地，叩击着、亲吻着这块土地，劳作不止，奋斗不止。在祖国的大地根植，和改革的时代同步，相信我们许多怀有远大抱负、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又在沸腾的生活中充分吸取了营养的作家们，一定会不辜负时代和人民群众的重托，创作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品，为繁荣中国文学作出新的贡献。”

这套丛书于1995年年初正式出版，反响强烈。

这件事一晃就过去了整整22年，当年为我们写序的张锬老师已经驾鹤西归，张胜友成了全国闻名的出版家；胡平在大学耕耘，桃李满天下；马役军做了多年的报社领导；我还是一如既往坚持写作。今年春节的一次文学界聚会，我见到了张胜友和马役军，我们又谈起了《穿山甲丛书》。我想不管社会怎么变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穿山甲精神，不会忘记热情扶持我们的张锬书记。我们将不负众望，深情地根植在祖国的大地，为人民奉献出优质的精神食粮。



我与中央党校

春在党校二首

□ 陶然坊

春天的党校处处生机勃勃。放下书本，走出教室，徜徉在明媚的春光里，流连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旗帜”等雕塑作品前，品味着党校浓郁的红色文化元素，倍感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得句若干。

其一

鹅闹花枝春荡漾，
群英暂作读书郎。
雄文读罢思奔放，
六合风推精气昂。

其二

披裹春光漫拾步，无边生机盈肺腑。
马恩毛邓明初心，红船标注启航处。
极目东南浩荡风，万千气象云腾舞。
旌旗指处势开阔，开拓征程险阻。



张晓光/摄